

德川家康

第五部 龙争虎斗

〔日〕山冈庄八 著





德川家康

第五部

龙争虎斗

〔日〕山冈庄八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川家康 . 5, 龙争虎斗 / [日] 山冈庄八著; 王维
幸译. — 2 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 10
ISBN 978-7-5442-5095-5

I. ①德… II. ①山…②王… III. ①历史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26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05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川家康·龙争虎斗

[日] 山冈庄八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余 晋 翟明明 张 锐
特邀编辑 赵玉皎
装帧设计 金 山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50千
版 次 2008年2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9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95-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 众子夺嫡	1
二 家康东进	18
三 柴田发难	35
四 女人如草	46
五 右府大殡	59
六 利家出使	73
七 胜丰入穀	86
八 猎场密会	101
九 风雪之城	115
一〇 出兵江北	127
一一 贱岳合战	137
一二 玄蕃溃败	153
一三 佛心巾帟	163
一四 胜家殉城	184
一五 初生去意	202
一六 作左荐使	215
一七 三河使者	228
一八 信雄中计	241
一九 斩杀三家老	255
二〇 德川出阵	272

二一	犬山策谋	285
二二	龙争虎斗	300
二三	筑前旋风	310
二四	合战长久手	329
二五	池田入套	345
二六	名将覆没	360
二七	家有猛将	375
二八	英雄识英雄	384
二九	太平之供	393
三〇	茶道三略	406



一 众子夺嫡

天正十年六月二十五，羽柴筑前守秀吉在山崎剿灭明智光秀之后，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清洲城。秀吉是年已四十七岁，假若他无非同寻常的体力和意志，在刚刚击败光秀的那一刹那，他恐已力竭而倒了。然，秀吉乃一个永不知疲倦之人。他一鼓作气，陷坂本，降安土，夺长滨，入美浓，通过交涉，使岐阜城织田信长嫡孙三法师及上葛等人也向自己靠拢，最后，方堂皇进入清洲城。

此间，秀吉当然不曾忘记寻出光秀的人头，架在本能寺的废墟上示众。此乃秀吉的政治手腕，他想借枭首示众来向世人夸耀自己的卓越武功，令世人知道一个事实：明智光秀的蓝色桔梗旗仅仅飘扬了十余日，就偃下了。对光秀党羽的打击更是同时进行，生前和光秀私交甚笃的连歌师里村绍巴、为光秀担任特使的吉田兼和等人悉数被搜了出来。但都只是略微引起世人的一些骚动而已，过了不久，就把他们释放了。

秀吉志在京城，对其他人，他只需威抚并用便已足够。他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简化军纪，鼓励将士立功；二是惩罚恶行。然后，他马不停蹄，直指清洲城。

秀吉超常的精力，源自他从不把辛劳作为辛劳来看待，在他的胸中，从来就无“辛劳”之辞。他夜以继日，每进一步，都会感到无比的快乐，也感到莫大的欣慰。这种“辛劳之乐”非但不会令人疲劳，只会磨炼人的意志，鼓舞人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秀吉仿佛一名无我之人，而他的喜悦便如登高回望之情。在四十七载沉浮中，他深深地体味到了这种“辛劳之乐”的功效，一直将其奉为座右铭。

秀吉为何会军指清洲？

清洲城本乃信长次子信雄的居城。信雄和三子信孝乃同父异母兄弟，年龄相同。在继承织田大业之事上，二人形同水火。从性情来看，信孝霸气十足，信雄则平易近人，但二人实力却不分伯仲。因此，无论是倾慕信雄的仁

人，还是心向信孝的志士，定会立刻聚集到决定继续织田大业的地方，此处便是织田氏的发祥地——清洲。

因此，清洲就成了秀吉的第二个目标。秀吉在山崎建立了丰功伟业，向天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二十五日体体面面进入清洲城。刚一进城，他就眉头紧锁，捂住肚子，“咦，是不是劳累过度，坏了肚子？”他赶紧让人铺好被褥，早早地歇息了。

柴田胜家也于二十六结束了北陆的战事，急匆匆赶到了清洲城。丹羽长秀早就和信孝一起来到了清洲，池田信辉也随秀吉进了城。若是泷川一益到达，织田氏家老宿将就到齐了。不巧的是，一益于回军途中，在武藏神流川遇到了北条氏直的挑战，故还未能赶回。

“现在乃非常时日，不必再等泷川了。”柴田胜家道，“大家都是奋力击败敌人，匆匆赶来的，聚到一起很是不易。去探问一下羽柴大人，倘无大恙，让他赶紧来这里商议大事。”

在家老胜家的提议下，二十七上午巳时四刻左右，关于家督之位及信长遗领分配的大会，在清洲城本城的大厅里召开了。信雄、信孝及二人的近臣被请离席，只留三个供使唤的和尚在大厅的侧席待命。

此日，秀吉显得神色恍惚，他快步来到大厅，坐在了胜家面前，“急匆匆地赶来，真是难为您了。北陆的情况如何？”

胜家瞥了秀吉一眼，故意岔开话题，道：“听说你正在闹肚子……你的情况怎样？”

这一问正中秀吉下怀，他探出身子，道：“当时我正和毛利大军对峙……没想到光秀居然谋反弑主。千钧一发之际，容不得半点犹豫，我便立刻设计说服了毛利，昼夜兼程赶回京都，方一举剿灭了光秀老贼，为主公报了仇。”

“……”

“可是，到底上了年纪，经不起劳顿，近日子里常常闹肚子。”秀吉把剿灭光秀的功劳全都记到了自己身上，他那神气、那眼神不禁惹怒了胜家。可谁也无法抹杀秀吉的功劳，胜家把视线移到了丹羽长秀的身上。“那么，先谈主公继承之事。因信孝和五郎左一起，协同羽柴大人剿灭了逆贼，给主公报了仇，而且修为也比信雄老到，故，我想应由信孝继主公之业。你认为如何，丹羽大人？”

丹羽长秀飞快地看了一眼秀吉，“筑前大人，您意下呢？”

“哎，您刚才说什么？”秀吉拿开一直捂在肚子上的手，目光闪烁。

“柴田大人的意见，是让信孝继承先主大业。”丹羽长秀道。

“要信孝……继承哪里的家业，神户家的？”

“筑前！”胜家转过身来，恶狠狠地瞪着秀吉，“你是反对信孝继承先主大业？什么神户，哼！”

秀吉笑笑，又使劲往前探了探身子。“说笑？修理大人说的好像是先主的继位吧？”他明知故问，看到胜家沉默不语，又道：“不知修理大人为何会说出这等话来，秀吉却是不敢苟同。主公刚刚归天，诸位重臣就随意改变主公的决定，这恐不大合适吧？”

“什么？筑前大人的意思，是右府大人生前已有立信雄之意？”

“我看您越说越奇怪了，怎会有这样的道理？”

“既非如此，我们这些老臣就应该好好地商量一下，为了主公，为了避免织田氏将来产生混乱，必须选出一名最好的家督。”

“我看修理大人的话越来越离谱了。”说罢，秀吉拍拍手，把伺候的和尚叫了过来，“天太热了，把拉窗打开透透风。把药汤给我端来。”不大工夫，和尚端来了香熏散和药汤。秀吉眯眼看着院子里的绿叶，慢悠悠地把汤药喝完，再次盯着胜家。“呀，心口舒坦了，头也不沉了。修理……织田氏的嫡位乃城介信忠，此事先主在生前早就嘱咐得一清二楚了。”

“可是，城介大人已经故去，我才提出另立他人啊。”

“我不这么看……既然已明确决定城介乃是嗣子，城介大人又有三法师这样一个尊贵的嫡子。假如城介没有这个嫡子，而夫人正怀有身孕，怀的孩子若是男儿，由于事关先主继承之位，除了等待，我们别无他法……可是，现在城介已经有了嫡出的长子，纵然只有三岁，可也应是织田氏理所当然的家督。我们这些老臣不当对先主的决定说三道四。故，我以为，今日商议的目的，实际上不是决定继承先主大位之人，而是商量如何辅佐三法师。这便是秀吉个人的看法。”

一番话说得胜家哑口无言，只是默默沉思，良久，方道：“那么，依你之见，如来辅佐三岁的幼主，你看有谁能让织田氏所有人都信服呢？”

“当然有。如实无人可担此重任，秀吉我可以辅佐，保证让大家服服帖帖。你说呢，池田入道？”

此时的池田信辉早已剃掉了头发，更名为胜入了。听了秀吉的话，他不

住地点头。“关于先主继位之事，在下完全赞同筑前守的意见。如按照从城介到三法师的顺序，我想大概无人反对。一旦打乱了这种顺序，立信孝公子，则信雄公子不能接受；如让信雄公子继位，则信孝公子定会不乐。弄不好，还会令织田氏陷入混乱。所以，对继位之事，我完全同意筑前守。”

池田这么一说，胜家不禁脸色发青。

这时，不知秀吉心里在想什么，只见他捂着小腹，眉头紧锁，站起身来。“疼……疼死我了，我的腹疼又犯了……反正我的意见业已说明，我想中途退场，多有得罪，失陪了。”

秀吉这次闹肚子，无论在谁看来都是假装的。

胜家觉得，秀吉从未把人放在眼中，这一次他也是故意装病。胆敢藐视他人的猴子！可是，就是这只猴子，却在实力上明显超过了织田氏其他宿将，而且痛快地给信长报了仇。秀吉的这种性格，却成了让胜家最头疼的地方。

秀吉一旦想说点什么，在信长面前也是从容不迫，甚至会当面令信长难堪。当然，信长也不会纵容他，一旦生起气来，便一声断喝：“住口，猴子！”但是，胜家却不能这么做。

这只“狂妄的猴子”本是身价五十六万石的显贵，又因力挫毛利而获得了难以计数的新领，还把光秀的五十四万石领地完全纳入了名下。胜家却只有七十五万石。若无视现实，也像信长那样大喝一声，秀吉定会冷笑一声，立刻拂袖而去。

设若一万石钱粮可以供给三百人，那么，凭胜家的实力，顶多只能养活两万三千人，而秀吉却能轻松地拉起一支五万人的队伍。正因如此，他才故意装病离席。“我走了，看你们怎么商量！”

胜家非常恼恨，但他又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愤怒。

“羽柴的意见大家都明白了？”过了一会儿，胜家主动和长秀说起话来。他认为，丹羽长秀和信孝同在大坂，也参加了山崎决战，当然会支持自己。“羽柴的意思倒是明白，可是不管怎么说，织田一氏乃天下第一的右大臣领，一个三岁的幼主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放心。如有人打着辅佐幼君的幌子图谋不轨，才会闹出大乱子来呢。所以，我认为，只有拥立信孝，才能巩固织田氏，才是我们这些老臣在对先主尽忠啊。五郎左，你对此有何看法？”

“这……”丹羽长秀谨慎地埋下头，思量片刻，“看来，柴田大人担心

的，是辅佐幼主之人可能假辅佐之名，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说的是，此种先例数不胜数。一旦如此，过不了几年，织田氏就会四分五裂。”

“柴田大人真可谓老臣谋国啊。我有个主意，你看如何。若咱们不让辅佐幼主的人权柄过盛……”

“哦？你是说，要将幼主当作一个……你觉得国中会有如此人物？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像羽柴大人这样的人，你便是费尽心机，他也断难乖乖听人摆布……”

“若让羽柴秀吉辅佐幼主，即使是你我，也不会服气。若是让堀秀政来辅佐，你看如何？若是他来担此重任，我倒是支持，而且他也有这个能耐……”

“堀秀政？”这时，胜家已经急了，“这么说，丹羽大人也赞成拥立三法师了？”胜家万没想到五郎左也是这样的态度，他非常吃惊，脸色越发难看了。到此时，他方才明白，大家都在按照秀吉的意思行事。

池田胜入从一开始就反对胜家，目下泷川一益又不在。万万没有想到，不等一益到来就急着议事的胜家，竟然掉进了秀吉早就设下的圈套。现在，四位家老的意见是三对一。可是，若是让信孝和信雄加入进来，也须让代表三法师意见的人参与讨论才是。信孝当然会赞同胜家，可是信雄为了和信孝对抗，定会反过来拥立三法师。如此一来，支持三法师的就是五个人，而支持信孝的却只有两人。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信孝当然会主动提出放弃，如此一来，胜家自是孤掌难鸣。

“哦……丹羽大人的意见，也是拥立三法师？”

“既然如此，那就立三法师为先主的继位人吧，由堀秀政来辅佐。至于实权，待到三法师成人之后再返还给他也不迟。我们再从京都各界选出一些代表，和我们四家老一起商谈一下，然后就去执行。大家意下如何？”长秀这么提议。

“赞成！这才是正话。好主意！”池田胜入当场拍手赞成。

“这么一来，想必羽柴大人也不当有异议了。”胜家冷冷地说道。

“不，这只是我们的意见，筑前意下如何，都还未知呢。”丹羽长秀立刻反驳道。

三人的态度已非常明确。

事到如今，胜家方后悔不迭——若是我亲手剿灭了光秀，怎会有今日这

个局面？“哦，既然是三对一，那胜家也只好让步了。如我一人反对，那才是不明事理呢。哈哈……”他笑了，表情却极不自然。为了掩饰尴尬，胜家慌忙向和尚招了招手：“你去，羽柴大人正在那边歇息，你请他过来。就说关于继位之事，我们都赞同羽柴的意见，已经决定了。接下来要商议光秀遗留的领地……你去这么说，估计对他的腹痛，会比香熏散效果好得多。”

和尚恭敬地施了一礼，出了大厅。

正如胜家所言，秀吉正盖着被子在茶室午睡，看起来心情不错。

“筑前大人……”和尚上前把他摇醒。秀吉伸出两只手，打了个呵欠。“事情有结果了？”

“是。完全按照大人的意思决定了，所以……”

“知道了，知道了。是柴田修理亮让你来叫我，对吧？”说罢，秀吉站了起来，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然后慢悠悠地踱回大厅。他今日的目的，与其说是决定拥立三法师，不如说是要分配光秀的遗领。

三法师继位，已是顺理成章之事，秀吉也早就跟池田胜入、丹羽长秀打了招呼，早已彼此心照不宣，所以断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遗领的分配能否顺利，秀吉的心里却也没底。这一次，他一改刚才病恹恹的神态，神情庄重地回到大厅。“听说终于谈到分配光秀遗领的问题了。对于此事，我有一个好主意。”还没等胜家宣布家督之位，秀吉就从怀里掏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纸来，“在发生了此次意外之后，我想恐无人觊觎先主的遗领了吧？故，此事一定要得到信孝、信雄二位的认同方可，一旦决定之后，立刻把三法师公子请来，把所有的决定向新主报告。”

“把三法师公子请到这里来？”

“是，三法师公子马上就会驾临，秀吉早就安排好了，请诸位放心。”秀吉打断胜家的话，把手中的纸高高地举过头顶。他的样子太庄重了，池田胜入都不禁扑哧笑出声来。

其实，胜入早就和秀吉一起拜访了岐阜城，亲眼目睹了秀吉哄三法师的奇特本领。彼时，三岁的三法师一看见秀吉，似乎就被他那奇怪的表情，或是那张被硝烟熏得黑黝黝的脸给吸引住了，直直地盯着他，良久，方才“哇”的一声，抱着奶妈大哭起来。

“哎哟哟，我的小主公怎么哭了，爷爷送你好玩的东西。”说着，秀吉让

人拿来一个小盒子，拿出一个不知是何时、也不知是在何处准备的偶人，递到三法师的眼前，“喜不喜欢这个娃娃啊？”

三法师依然怯生生的，单是回过头看，却没有接过。秀吉立刻把娃娃递给了奶妈，孩子勉强收下了。接着，秀吉又拿出另一个娃娃往三法师的手里塞。三法师还是没有伸手来接。秀吉又拿出第三个，这一次三法师就不再害怕了，高兴起来，主动伸出手来。当秀吉拿出第五个偶人的时候，三法师已经被他抱在怀里了。就这样，秀吉只花了片刻工夫就和三法师混熟了。在如此激烈的战阵期间，秀吉居然能弄到这么多偶人，他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又是何时准备的？这种细心周到令池田胜人连连称奇。这次也不例外，秀吉把同样的惊讶送给了胜家，令人拍案叫绝。

秀吉瞥了胜家一眼，朗读了起来：“在先主遗留的领地当中，拿出安土附近坂田郡的两万五千石供三法师日常开支，由堀秀政代为掌管。除了北伊势的旧领之外，次子信雄加赐尾张一国，三子信孝加赐美浓一国。”

“分得好啊……”

“池田入道此次作战有功，除摄津之池田、有冈之外，加赐大坂、尼崎、兵库三处领地。堀秀政亦有战功，加赐佐和山的二十万石。泷川一益由于在途中战败，尚未赶回，暂不加赐新的领地，只恢复长岛伊势的所有权，另，将其从家老中除名！”秀吉铿锵有力地读着，不时从纸缝里瞟一眼胜家。只见胜家浑身哆嗦，放在膝盖上的右手直打颤。

秀吉对泷川一益太狠了，虽然泷川没有战功，可是为了赶回，甚至舍弃了上野、信浓的新领。秀吉却只给他一个伊势长岛，更有甚者，居然把泷川从家老当中除名，这简直就是对胜家的嘲讽。因为现在聚到一起的四人当中，没有参与讨伐光秀的，仅有胜家一人。

这只猴子，已经和我对着干了！胜家甚至都不敢往下听了。如他无法控制愤怒，被迫和秀吉一战，结果会怎样？他真是想都不敢想。

秀吉用洪亮的声音继续往下念：“细川藤孝、细川忠兴父子严厉拒绝了光秀的引诱，服从大义，勇气可嘉，原有的领地不变。森长可和毛利秀赖，由于失去了新领，故只恢复从前的旧领。筒井顺庆对先主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可继续经营旧领。若大家有何异议，可以当面提出，另行商议。”

“……”

“下面是丹羽大人，丹羽大人除了从前的若狭，加赐近江高岛、滋贺二

郡，以表战功。中川清秀、高山右近等人，从秀吉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适度封赏。最后，便是秀吉本人了，由于本人一直与毛利征战，原先的播磨不作变更，另，因在此次战争中家臣增加了不少，故加赠山城和河内的一部分，还有，光秀的旧领、丹波也一并接管。”读到这里，秀吉喘了口气，飞快地环视了一圈，当然，无人吱声。

丹羽长秀和池田胜入早已事先和秀吉商议过，对其想法心知肚明，而柴田胜家却不知底细，如果不明就里插上一句，不知秀吉会说出何等话来。秀吉看到胜家双目紧闭，眼皮不断地颤动，不怀好意地笑了。“对了，我这个贪婪鬼，光顾着算计自己的事情，居然把最重要的柴田大人给忘记了。这一次，柴田大人虽然没有赶上诛叛，可到底也是织田氏一等一的功臣，故，除越前的旧领以外，北陆的新领当然不用说了，再将近江长滨原本属秀吉的六万石旧领，连同城池一并转于大人。可是，这样一来，泷川、森等人可能会抱怨有失公允，不过秀吉自会努力说服他们，胜家放心就是。”

听到这里，胜家不禁睁大了眼睛，直直地瞪着秀吉。巧舌如簧，城府如海！所谓如若泷川和森发起牢骚来，一切由他来承担，弦外之音便是：“你们二人也没有赶上平叛啊。”这种决定，是令人怒不可遏的辛辣讽刺。

“我想大家定没有异议吧，如是一盘棋，一步不慎，全盘皆输。那就把佑笔叫来，让他来写新领定分状。三法师公子大概已经驾临了！”秀吉清了清嗓子，放声大笑。

年过六旬的胜家万万没有想到，比信长更为可怕的秀吉，正在暗中恶狠狠地向他压过来。把三法师放在安土城，让他继承织田大业，由堀秀政来辅政，再把安土附近的长滨城让给第一家老柴田胜家，秀吉的安排还真是滴水不漏。胜家若表示不服，秀吉会怎么说呢？

“正是因为考虑到你乃第一家老，才把三法师公子身边秀吉旧领让渡于你。”秀吉定早就想好了话，来堵他的嘴。

“看来大家是没有异议了。”秀吉又道，“那么，将信雄和信孝两位大人请来，把大家的决定记在新领定分状上。丹羽，请二位大人前来。”

可是，丹羽长秀并没有站起身来。

“怎的，你有异议？”

“没有异议，右府大人仙去，只要筑前守大人来主持大局，自是万无一失。”池田胜入抢道。

“筑前守大人，长秀还担心一事。”丹羽长秀觉得这么简单就决定了，对胜家似乎有点过分，便插了一句，“这次决战，德川大人也把大军开到了津岛……”

“哈哈，”秀吉又笑了，“德川还是老样子，他不会有任何异议。与其闯进来硬插一脚，得罪大家，还不如在东面白捡别人丢弃的领地划算。这些事情，家康早就盘算好了。”

“言之有理……”

“还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重建安土城，迎接三法师公子，昭告天下，织田氏后继有人。在此之前，先把三法师公子安顿在信孝的岐阜城内。安土城的重建一定要快，若不赶紧……你说呢，柴田大人？”

“哦。”

“我明天立刻把长滨城转交给你，还望大人笑纳。”

丹羽长秀起身去迎接信雄和信孝。他二人自也心存不满，只是抵挡不住秀吉的能言善辩，最后只能哑口无言而已。

议事进行了大约两个时辰，本以为会有一场唇枪舌剑，没想到进展得如此顺利。下午申时左右，所有的人都已经集中到了大厅。厅中，正面的中央乃三法师的坐席，信雄、信孝分坐左右，家老以下都面对着三法师而坐。

随着侍从高声通报三法师驾临，正面的隔扇被轻轻地打开，秀吉抱着三法师从后面悠然走了出来。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行礼。甚至坐在最前列的胜家，都似受到了大家的感染，伏在地上，可他还是禁不住想放声大笑。此时的柴田胜家，就像是做了一个既滑稽又悲惨的梦。那个中村的农夫，所作所为仿佛村祭时的狂言滑稽剧，让人忍俊不禁。但是，他做得又如此巧妙，怀里抱着三法师接受大家的跪拜，既让人生气，又让人好笑。

柴田胜家却不敢笑，一旦笑了出来，他的下场可能就更惨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以往。向来讨厌门第论的信长公曾孜孜以求以实力论英雄，现在，先主的这种努力已经开花结果。其实，光秀对先主的不满，也在于他认为自己是土岐的豪门贵族，在于他对虚荣的一味追求。胜家心道：莫要动怒，忍耐一二。

“哎，胜家，三法师公子有话要跟你说。”

正当胜家心口发热、泪眼朦胧的时候，秀吉说了一句，那表情俨然就是信长公。

“在，在。”

“你，对那个老爷爷说句话。什么？不用害怕。你别看他样子长得吓人，他可是个为织田氏永远尽心尽力的好爷爷，不用怕，说两句。”

三法师怯生生地看了一会儿柴田胜家，终于叫了一声：“爷爷。”然后，孩子大大地舒了一口气，拼命地搂着秀吉的脖子。

“哈哈……”秀吉笑了，又道，“真是不可思议，三法师公子竟然对我秀吉如此依恋，天真无邪的眼睛简直如同神佛，看来他是了解秀吉的脾气……”

池田胜入低下头，极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秀吉特意到岐阜城去，用玩偶征服了三法师的事情，众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秀吉简直就是个孩子……可是仔细一想，就会觉得十分可怕。如此细微的地方，他都想到了，世上还会有比他更精明的人吗？在激战之隙，他心中竟然能描绘出一幅直到今天才发生的图画，这样的人，岂可久居人下？

“那么，现在就由秀吉来代替新主公封赏新的领地。”

此时的信雄，在正面规规矩矩地坐着，而信孝则明显不快，时不时地抬头望着屋顶。再看胜家，早像一块磐石一样，一动不动了。

接下来被秀吉喊到名字的人，不知从何时起，已经习惯了秀吉的行为，他们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听从秀吉的安排乃是理所当然。

一开始时的滑稽感已经消失，当侍者上来掌灯的时候，秀吉自己都产生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下面，由主公为大家赐酒，希望诸位不要拘束，尽情畅饮。”说罢，秀吉抱着三法师，环视了一圈跪拜的人，悠然退到了里面。

现在，天下已经完全由信长时代进入秀吉时代了。

清洲会议完全成了秀吉一人的舞台。他成了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主持者。但是，若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那就索然无味了。在秀吉眼中，天下就是惊涛骇浪的大海，是他英明地掌着舵，才平安地躲过了这场劫难。历史记录不应只局限于表象，应把隐藏的真实记录下来，传承后世。

大村幽古对于这一段旧事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秀吉的影响。

“今天的会议，能够心满意足的人大概没有几个。可是，那些心怀不满之徒却全都被秀吉的威严慑服，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来。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擦亮眼睛，好生地写写这一点。还有，认生的三法师唯独喜欢秀吉

一人。秀吉笑起来，就连幼儿都十分留恋，而一旦发起怒来，则是惊天地，泣鬼神。这才是秀吉的真面目。”

在这个世上，估计没有人会如此露骨地夸奖自己。可是，秀吉夸奖别人时从来都不加掩饰，称赞自己时更是无所顾忌。“我的内心毫无私心，永远与神佛相通。啊，我乃如此令人景仰之人啊！”秀吉甚至被自己感动了。但，不能老是这么算计，也应该做一点实事了。

当夜，秀吉愉快地跟黑田官兵卫聊了起来，他声音洪亮，唬得官兵卫战战兢兢。“官兵卫，你看着吧，信孝一定会强行把阿市嫁给柴田修理。由此可以看出信孝心中是否不平。”这里提到的阿市，乃是信长的妹妹、浅井长政的遗孀小谷夫人。现在，她正在织田信包处和三个女儿过着平静的生活。

官兵卫只是笑笑，不语。可以看得出，秀吉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对小谷夫人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一点，和秀吉对其他事情的淡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秀吉也算得上是一个异常执著之人。

第二日，二十八日，秀吉把三法师安置于信孝处，然后，按照计划和三位家老交换了誓书，接着迅速撤回了长滨，立刻着手办理城池和领地交接之事。当时，秀吉和母亲、妻子见面的情形也是非常独特，恐只有他才做得出。

“呀，母亲，你怎的在这里？”原来，藏在野濑大吉寺的秀吉夫人宁宁已带着婆婆回了长滨城。秀吉一看见母亲，就把她背了起来，旁若无人地在房间里高兴得又蹦又跳。“啊呀，宁宁你也平安无事吧，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宁宁，从今以后，天下所有大名的领地，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划分了。这样的日子已经到来了，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你稍加忍耐就是了。”秀吉仿佛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抱着妻子又蹦又跳，高兴得涕泗横流。

秀吉并未沉溺于此。

在长滨，秀吉把浅野长政留下来担任奉行，七月初八赶回山城、丹波接管新的领地，十一日他已回到了京都，在本国寺构筑了大营，然后立刻把细川藤孝父子招来，神情严肃地和他们会面。对于秀吉来说，拥立三法师和分配领地两个任务完成以后，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完全掌控细川父子了。

只要细川父子二人明确态度，与己结盟，丹羽长秀就更不敢背叛秀吉了，大和的筒井顺庆也定会誓死效忠。而且，细川父子系出名门，与京城公

家的交情也可利用。

当秀吉在本国寺的客殿接见二人时，好长一段时间，眼里都噙着泪珠，说不出话来。这眼泪并不是出于内疚，事实上，这是怀念的眼泪，和在政事中拉拢二人完全有别。

“啊呀，藤孝……”秀吉无限感慨，唏嘘良久，方才开口说话。所有的感动和意志汇集成一股洪流，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今天能在这里平安地跟二位大人见面，恐是先主有意撮合。秀吉以摧枯拉朽之势，眨眼之间诛明智，平近江，逼美浓，入尾张，方于上月二十七，在清洲将织田氏的后事安排得有条不紊。”

“藤孝也是深有感怀。创造如此辉煌的业绩，除了筑前守大人以外，恐再也无人了。”

“哪里哪里……这次能胜利，只是我的运气好。可是，这样还不足以慰藉先主的在天之灵。先主的遗志乃是一统天下，是想迎来永无战乱的太平盛世……右府大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可谓鞠躬尽瘁。故，我们在平稳地处置了织田氏的旧领之后，就当立刻为右府大人举办葬礼……这才是最重要的大事。如此一来，右府大人的在天英灵，必会保佑我辈完成统一。这样，整个天下同心协力，统一大业指日可待。”说着说着，秀吉就失言了，把野心全部暴露了出来。他仿佛是个从不拘小节之人。

“哦，我又忘了一事。”突然，秀吉似是记起了什么，不住地拍着大腿，“你们父子二人的大志，别人尚不清楚，秀吉却明察秋毫。无论别人怎么说，你们起码也得保住原有的领地啊，而且，我想再把光秀的丹后暗中送与你们。大致的意思，都在誓书里面写好了。”一口气说完，秀吉叫来侍从，亲自在写好的誓书上签上名字，才一本正经地交给与一郎忠兴，“与一郎，签个字吧。”

“是。”

“啊呀，真是太令人敬佩了。这次你们父子能够深明大义，不出任何差池，实在令人景仰啊。不过，此事只能这样……啊，对了，忠兴，尊夫人现在怎样了？”

“这……”忠兴飞快地看了父亲一眼，“正幽禁在三户野的山中，闭门思过。”

“哦，夫人还在闭门思过……真是可怜。要是光秀，即使五马分尸也不